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机制论

王明国

（华东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部，上海 200241）

[摘要]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为核心来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包括三大主流理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围绕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货币的争论来分析，利用国际机制论整合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是可取的，并且国际机制论采取的研究视角和主题，构建着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桥梁，有着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国际机制论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7)05-0006-04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是一门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即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互动的角度来分析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理论。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相互依存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对相互依存关系作了古典式分析，指出战后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1]

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三大主流学派：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等这一现象出发，具有严肃的批判和现实意义。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继承了18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潮，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本文考察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围绕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货币的争论，试图利用国际机制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整合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从国际机制视角考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笔者认为国际机制论采取的研究视角和主题，构建着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桥梁，而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批判意义仍然重大。

一 国家与市场

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重要理论流派。经济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是在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最早可见与亚当·斯密及其他学者的著作。它坚持市场——从效率、发展和消费者选择的利益出发——不应受到政治的干预。[2]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以及减少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主义对国家与市场的这一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的。第一，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谓“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个体的行动具有理性，每个个体的行动均以消费 /获益或者说成本 /收益原则进行活动，从而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第二，“市场”假设，假定市场上信息畅通、价格不被扭曲，不存在外力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第三，“比较优势”假设，行为者对绝对获益的关注超过了对相对获益的关注，认定市场竞争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长期的协调一致。[3](P108)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各行为主体预期相互依存，能带来绝对获益和普遍繁荣；而在经济相互依存背景下，自我孤立将遭到惩罚性报复，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忽视国家的作用，对行为者之间的经济互动，采取了静止的、非历史性的观点，加上其理论对市场、信息、理性等的完美假定而带来的理想化色彩，使其遭到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评。

经济民族主义由近代欧洲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重于经济，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是自重商主义以来形形色色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共同观点。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与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吉尔平认为：“政治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观点，而经济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经济观点，或者换句话说，经济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2](P54)

经济民族主义首先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既要追求财富，又要谋求实力，而经济自由主义各派（既使凯恩斯认为国家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来改变市场无序状况）始终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消极力量，而市场和个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其次，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不管是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还是较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都对经济发展不平等所产生政治权力的影响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必须弄清谁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进展中取得了国际政治中的最大好处。在这个观点上，新自由主义修改了自由主义的观点，注意国家和权力因素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作用。1977年，基欧汉和奈从相互依存中的不平等现象出发，把相互依存分为均等依存、纯粹依赖和不对称依存三个类型，并提出敏感性和脆弱性概念。[4] 他们认为相互依存影响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同时也强调政府行为也影响相互依存，希望国家和政府通过制定或采取某些程序、规则和组织制度来调节、控制和监督相互依存关系。这一构想成为国际机制论兴起的理论基础。

二　国际机制论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分离开来的痕迹仍很明显，它们从两个对立面说明在合作和冲突并存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合作。机制分析将使我们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服从不能只通过压制或以制裁相威胁来实现，而可能通过遵循或认同一套国际公认的价值标准来实现。国际机制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系十分紧密，一般认为国际机制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有生机的“热点”，而且国际机制论从机制角度考察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开拓了我们对国际间政治、经济综合分析的途径。

国际机制论的兴起较国际政治经济学稍晚一些，并且经济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更是国际机制理论的基础之一。一方面，国际机制的发展促进了相互依存的加深，另一方面，国际机制论的提出和发展也加深了对相互依存理论的认识，扩大了其应用范围。合作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也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本质，共享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繁荣必然产生对国际结构和规范的需求。而在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看来，不管行为者是在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中互相施展着权力，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不仅仅只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追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指出：“由那些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制定和设计的国际机制是很少的；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政府中的官员为了追求他们所说的更大的国家利益和他们自己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更大的利益目的而构造的。”[5](P25)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这两种主流学派都承认有冲突，也都承认合作的存在。而国际机制论则从这一理论共同点出发作为建构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桥梁。

国际机制的概念，可能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混乱而有最有争议的一个了。现在普遍接受的是斯蒂芬·克拉斯纳提出的，“机制可定义为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6](P1)由于国际机制论本身即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在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条件下，由于相互依存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些规则和制度安排，便可成为称为国际机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因此认为：“相互依存关系经常发生在使行为正规化和控制行为结果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的网络中。我们把相互依存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称为国际机制。”[49](P22)

国际机制分析现在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旗舰。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在混乱和国家“经济人”的既定假设下，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着种种缺陷及困境的根源都可归结为缺乏对混乱的治理和国家有限行为的约束。国际机制论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善性，以及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世界政治中交易成本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关系出现、维持和延续的障碍所在。国际机制可以帮助达成政府之间意愿的契合。由于对长期利益的重视克服了对眼前利益的短视，国际机制因而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完善性促进改革国际间合作。

但是权力在国际机制的形成、范围和影响中仍然是一个关键性变量，机制的效用和弹性受到权力因素的根本性制约。[7](P182)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行为体之间权力分配极大地影响着机制的建立，况且机制本身的维持、发展及改变也受权力的极大影响，经济民族主义的现实立场仍旧有很大空间。如果我们将实现个别利益的权力叫“特定权力”，为促进共同利益的权力叫“共同权力”，那么减少国家的“特定权力”，提高“共同权力”意识则是国际机制发展的一个关键。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并不是唯一的因变量，如《霸权之后》所言，霸权的衰弱，并不一定导致国际机制的崩溃，在特定情况下，国际机制会牵制权力结构。不同的问题领域往往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国际机制很可能独立于全球政治经济力量的总分布状况。比如国际海洋制度则是由马耳他这个小国提出并获通过的。其次，国际机制是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的实体，机制在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只有对权力进行限制，这样才使无序社会走向有序成为可能。在经济实力不平等的现状下，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得不到西方占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满足，同时为避免失去对本民族经济的控制力，发展中国家将被迫对经济进行政策性保护，国际经济机制的规制作用必然受极大限制。最后，霸权结构与国际机制并不总是冲突的，二者在许多情况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二战以后，美国全面主导制定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国际贸易机制，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空前的生产、金融和知识力量，而在于这种合作有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而且霸权在国际机制建立和维持中并不一定是必需的，尽管非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是，只要“世界政治并非处在战争状态，国家之间确定存在互补利益，某种形式的合作确实对双方都有利。随着霸权的衰落，国际机制的需求将会增加。”[8](P9-110)因而国际机制论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对权力的担心是过分的、悲观的，而这种固有认识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三　局限性与前瞻

应该说国际机制论有关国际社会秩序与稳定、发展的观点，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缓解南北矛盾的看法，以及制定和实施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合作的主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应该看到，作为一门新兴的理论，国际机制论在处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相关问题领域以及整合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方面，缺陷与不足也是明显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国际政治经济的理性利己主义问题。强国或霸国将国际机制作为谋求私利的工具。以共有准则的规范为基础的国际机制与追求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它使国际经济关系的行为者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更容易实现它们的利益”。英国学者威廉姆斯认为:“在这种理性选择中,对行为主体的动机、意图和愿望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9](P37)另外,机制论对行为主体为确保协议反映其利益而采取破坏性战略行为或承诺策略这一立场缺乏应对措施。

(二)国际机制中的强权(霸权)问题。毫无疑问,强国在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强国意图与机制的“原则、规范化、规则和决策程序”发生冲突时,国际机制的作用将受很大限制。比如,美国对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的态度,取决于其维护而不是妨碍美国经济霸权。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国际机制必须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基本原则。

(三)国际机制对国内因素的忽视。由于将国家强调为单一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国内因素受到普遍忽视,而这对解释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国内背景进行分析是不完整的。国内利益集团、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都会对国际经济合作产生很大影响,而这在第三世界国家表现尤为明显。

此外,国际机制在分析中被当作单独存在的、自主的实体。并且,更重要的是,机制动态的和变化的本质已被纳入静态的和非历史的分析中,而这一理论缺陷对分析当前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新情况,比如对80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显得有些单薄。

尽管国际机制的发育明显落后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各国的自主政策,但国际机制论的出现是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的积极反映。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合作与发展已深入人心。在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呼声,国际机制论也必将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2]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杨宇光等.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3]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Steve Smith, Ke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i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 林茂辉等.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

[5]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 苏长和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Stephe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7]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王杰. 国际机制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 马克·威廉姆斯. 国际经济组织与第三世界[M]. 张汉林等.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